



泡在水中的树林

■ 合肥 王张应

去来安之前,就听说来安有个著名的景区,叫池杉湖湿地公园。当时并不知道“池杉湖”名字的来历,准确地说,不晓得“池杉”是什么意思。曾由“杉”想到水杉,望文生义地设想那是一片由水杉树圈围的水面。

到了来安,最想去的地方自是池杉湖。大巴车在乡村公路上摇摇晃晃,差不多两个小时,将一大群人送到了池杉湖湿地公园边。一下车,我即产生一个巨大的疑惑。这地方今年遭受了特大洪涝灾害吗?到现在洪水都还没有完全退去,大片的树林还浸泡在水中。

庚子年夏天,江淮地区汛情严重,江满河满,许多农田都被洪水吞噬成为湖泊,至于河湖滩涂湿地更是长时间浸泡在水中。出了雨季,尤其是入秋以后,江河水位渐渐退落,以巨大的容量容纳了先前临时存放在低洼地上的水。滩涂地上的野草,还有那些浸泡在水里的庄稼,得以重见天日。

在来安的这块湿地上,当初汛情如此严重?到冬季洪水还赖着不走?许多树木都还浸泡在水中。看样子,这地方积水不浅。大片树林里,所见只是些被树干分隔出来的支离破碎的水面,不见一块露出水面的草地。

此外,于一瞬间我还做过一种假设。是不是来安人过于看重粮食,特别珍惜土地,能种庄稼的地方都种庄稼了,绝不允许树木与庄稼争夺地盘。对于某些不能成材的树木,不会人工种植,它若自生就让它生长在不能种庄稼的地方吧。

看眼前那些浸泡在水中的树,我便想到它们似乎像是些犯错的孩子,正在接受家长或者老师的惩罚,被罚站在水中。诚如此,我觉得这种惩罚肯定不是老师干的,师有师德,不带这么干的,许是出自某位望子成龙心切的家长吧。这也太狠心了,过于严厉。站站就可以了,何必让它们站到水里去。

看上去,那些树木可不像不成材的样子,随即我又否定了自己的想象。水中的树,树干高大粗壮,而且笔直,作木材用肯定不差。再则,那些树木形象还挺秀美,细密整齐的叶,宝塔形的树冠,初冬时节里树叶火红,远观像一束束插在水面上的巨大火把。来自水面的寒风让人打了个哆嗦,看到那些火红的树,人又感到阵阵暖意。

寻思间,一群人被向导赶下了水。人们不是浸泡在水中,而是坐在一艘小木船上。那是湖上的游艇,动力好像是电,船尾站着一个人掌舵的艄公。坐上小木船,离水中的树木

更近了。靠近树木,发现这些树木的主干下半部有点像花瓶,瓶颈就在水面与树干相交的地方。水面拥吻树干的位置,树干的身躯,朝上明显收窄,朝下有可观的扩张。水面上下,形成一段仰面的弧线。看不见水下的那部分树干长成什么样,是长成一个巨大的圆球,还是一段格外粗壮的圆柱?反正可以看出水里的部分比水面以上的树干粗很多。

这又让我想到一个问题,难道这是一种喜水的植物?它被泡在水里不是受惩罚不是受煎熬?浸在水里的那部分树干格外粗壮,说明这种树木适宜在水中生存,它在水里吸取到了更多的养分,以致它水里部分比水外部分生长发育更好。不是喜水植物,泡在水里时间长了会枯死的。有一年夏天,巢湖涨了大水,看到圩区路边低洼地里许多绿化树泡在水中。秋天再从那儿路过时,水退远了,但好多树都已枯萎。

坐在小木船上泡在水里的树,开了个小差,心里正想着树在水中何以存活,恰好听到一位同行的朋友谈起这种泡在水里的树。原来,池杉湖因树得名,池杉是杉树的一种。朋友说,在他的家乡长江边滩涂上也种有许多池杉树,在绿化美观之外,它还能起到防洪护堤的作用。那一刻,我感觉自己脸颊有些发烫,意识到自己的孤陋寡闻。世界太大了,真该走出去看一看。不到来安,就还见不着池杉树,不知池杉湖是咋回事。

听客人谈起泡在水里的树,站在船尾的船老大也忍不住搭腔参与到话题之中。船老大说,这些浸泡在水里的树原产美国,是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时带来的。客人们似乎不接受船老大的说法,从那些粗大的树干上看,说是尼克松访华带来的才比较可信。那么高大的树,树干足有一抱,如果看到它的横断面怎么也该能数出四五十圈年来。

它是一种外来物种,以它命名的地名当然是后来才有的。在池杉树来此安家落户之前,这块水面叫什么湖呢?或许它并不是以湖命名,当地人只是叫它某沟或某洼。

引进一种树种,种在水中,这块水面和泡在水中的树林便成了远近闻名的风景。在这片风景里,不好说是水成就了树,还是树成就了水。不过,有一点倒是肯定的,没有水便长不出这片树林;没有这片树林,这块水洼还是水洼。



香蕉冰棒

■ 合肥 高永翠

“噢,香蕉冰棒!”或高亢或绵软、或远或近的调调一响起,我的魂就被它勾走了!这吆喝声对童年的我来说,是最直抵心底的快乐。赶忙掏出平时攒的牙膏皮、鸡脆皮、还有捡的废铜烂铁,拔腿就跑。出门循着声跑,那声音半天一句,不急不缓的,等跑上一段路,声音又响起,才发现比刚才听到的似乎远了些,才晓得跑错方向了,又往回跑,没头没脑的,跑着跑着,就不知道声音究竟从哪儿传来,只好放缓脚步,等吆喝的声音再响起,再拔腿……这样的耽搁,心就像在油锅里煎熬,慌的不行,生怕那声音不再响起,怕卖冰棒的人已走远,无处再寻!有时运气好,才跑几条巷口,嘿,迎面就看见背冰棒箱的人款款而来,哈,那是怎样的一种打扮啊!武装整齐的穿着——长裤、长袖上衣,头顶着一块湿毛巾,拖下来的角披挂下来,遮住骄阳的温度,尽管如此,那汗还是顺着额头往下直流,或聚拢在眉毛端,湿哒哒地往下落,汗湿了衣襟。再看脚上,军绿色的橡胶鞋里空落落的一双脚,灰蒙蒙的。那人远远见我气喘吁吁地奔来,便急切地找个树荫,放下冰棒箱,箱从肩上卸下,顺使用头上的毛巾再擦把汗,那汗啊,真像断线的珠子。以物易物,免不了一阵讨价还价,多半我们小孩是不讲究的,只要拿的物件能够买一支香蕉冰棒,多半也不晓

得计较,一心只巴着早点吃上那冰镇可口的冰棒了。

就是心仪的那个样子,长方形的冰体,后宽前窄,裹着或红花或绿花的油纸,短短、扁扁的竹把子,只能两指头捏的分寸,接过手的当儿就分明感到凉气习习了。多半是不舍得马上剥开纸吃的,转身一个劲往家跑,找个树荫下的凉床或门槛坐下,慢条斯理地享受。先找个碗或缸子,把冰棒放进去,然后小心撕开油纸,深深吸口气,啊哈,真是香蕉的味道。把油纸放一边,然后一手捏着竹把子,一手端着碗,吸溜开去。先舔口,冰凉凉的气息从舌尖缓缓升起,再大口吸一次,啊,整个口腔都冰麻了,清溜溜的舒畅……

有时冰棒叫卖声起的时候,恰好手里啥可以交换的物件都没有,那小心思就盘算开来了,先急忙向正忙着故意充耳不闻的大人反复念叨:“卖香蕉冰棒的来了!”见大人没回应,而冰棒声越传越远去,心里急了,嘴里就哼哼开来了:“我想吃香蕉冰棒嘛!”反复哼也没回应,就边哼边随着大人转,也不敢有突兀的举动,怕惹恼大人就彻底没戏。哼的恰到好处,提的要求一应具答,多半会允诺,给上三分钱,或干脆被允许从鸡窝里拿个鸡蛋,急急而去,心里欢喜得不得了!这时,哪怕知了叫得再起劲,那也是不烦的,只管寻卖冰的人去了。

别拿小事不当事

■ 肥西 查鸿林

每天上下班习惯步走,大路口小路口,南向的北向的,要经过好几条道路口,月季花开了,开的碗口大,热烈,小常青树经过修剪,平整得像条绿毯子,路边发生一些微小的变化,我都能看在眼里。一日雨天,路过一条大路口,我走的路与南北向大路相交,由于南北向路边有几根电线杆没有移位,挡住了东西向的人行道,其实也就那么十几米,成了断头路。鲁迅先生说过,人世间本没有路,走着走着便成了路。行人走到此,为了不走回头路,就踩着绿岛上的小草和常青树,踩着踩着,一条米把宽白白的土路就成了,那些骑自行车、电瓶车的人,也就顺着路过去,自然就成为了大家心目中的路。这两天,绿岛上高低不平的路成了一个一个小水坑,鞋一踏上去,泥泞了不说,还滑溜溜的,行人无奈,只好走在绿岛外围的车道上。那些骑车人只好折返几百米,再上快车道。在办公室,我和同事聊起这件事,说打个市长热线可能能解决这个问题。过了些时日,有天看见这条路断头的地方被围了起来,有施工人员在绿岛边开挖,我以为是把行人踏踩的路封起来,第二天却发现是把行人踏踩的土路扩大成三米的样子,修成水泥路,再在外围的快车道上设置一排护栏,显然是绕开断头路,方便行人和骑车人临时通行的。我心想:肯定有人反映了这个地方的问题,不然怎么会这样修呢!

还有一日,走在一条小路口,发现有根电线杆倾斜了大约有20度,虽然有钢丝线拉拽着,但样子还是很吓人的。说来也奇怪,不久后的一天晚上,在逛街的时候,突然发现那根歪斜的电线杆不见了。我对同行的妻子说:看来有些闲事小事还是需要市民管的,你不管我不管,都不管,开一条市长热线不是浪费资源,别拿小事不当事。

一段时间,单位号召我们做文明创建志愿者,每周抽空去路口维护秩序,顺便把路边别人随意停放的横七竖八的共享单车扶正摆好。我也报了名,和同事分在一个路口,穿上志愿者的红马甲就上岗了。站在十字路口,面对熙熙攘攘的人群和车辆,我心想:又没有执法资格,人家能听你的?但是,看到行人乱闯红灯、乱停单车,也实在是忍不住。有位年轻的妈妈骑着单车,前面踏板站着两个幼小的孩子,或多或少地挡着她的一些视线,后面座椅上坐着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,遇红灯时她左右一看没有车辆通行,一下子就闯了过来。我一挥手,把她拦了下来,指着几个孩子说:你一车坐了四个人,多危险,他们才这么点大,你的行为对他们负责吗?年轻妈妈知道错了,羞红了脸,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,我说:叫后面这个小女孩带两个小孩子去坐公交车吧,这样会安全些,没零钱的话,我这里还有五块钱。说完随手塞给那位小女孩。年轻妈妈不好意思地说:我有公交卡。随即塞给小姑娘,吩咐她们去坐公交车。

第一次履职就有效果,我的信心足了,真把自己当成编外交警了。